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

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

題詩序

凌助教字士燮蘇州吳人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

禮記儒有華門圭窬蓬戶甕牖

河

間凌士燮

士燮系出河間

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

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

回邪也

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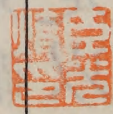
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

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

詩風

雨攸除除去也

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出環



堵禮記儒有一畝之宮坐入吳甸包山震澤

震澤中有包山包山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謂太湖是也

夫椒是也震澤亦曰其區即今之太湖是也

在吳縣南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論語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成八年左傳晉人

囚諸軍府九年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舄仕楚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執圭亦思越否中期曰彼思越則慕越聲不思則楚聲使人聽之猶越聲也

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詩序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曰國史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

其舊俗固六義之本詩序故詩有六義焉羣公是以有

者也

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萬州刺史韓某子三人慎豐泰

慎為溫縣主簿公有誌豐字茂實泰字安平此送茂實也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

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

弟也 華之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

魯襄公三年伯華為銅鞮大夫代其父為中軍尉家語孔子問處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

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注銅鞮音題 匿德藏光退居

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

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

昭十四年左傳仲尼曰叔向古

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又曰殺親又益榮猶義也夫左傳作猶義家語作由義又

稱伯華曰多聞內植家語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

沒其世蓋銅鞮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伯華之行也

氏之美至于今不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

上京貞元九年公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

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

和而守節温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常績文著

書一作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作弄切大備

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澹音淡他日當為達

者稱焉

連上文意聖人之後

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

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達一作識

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

將焜燿於後矣

焜胡本切燿弋笑切

今將浮游淮湖觀

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趙佶秉

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

或始事或終義

杜預左氏傳序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大

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

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

李遂抗手而別

一本有豐之季弟泰知名與余善十字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一本

無將入道三字

僕未冠求進士貞元六年公求進士聞婁君

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

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崔鵬字元翰貞元六年自知制誥罷

為比部郎中于衛尉于邵字相門相與稱其文衆皆曰

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而又

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

謫來零陵永貞元年公自禮部貞外郎照永州司馬零陵永州觀婁君

說文觀
遇見也

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

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

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

不則饜飲食馳堅良

堅車良馬

以歡于朋徒相貿

為資

說文貿以貨易財也

相易為名有不諾者以氣排

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

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

陬而始媮

始媮美也上音虛又吁句切下音俞

偷一旦之容以

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

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

今洪州即豫章今廣州即

南海也

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

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

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

之文學

少一作不

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

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

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余留三

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

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

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
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

亟丘
吏切

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

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
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
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
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
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
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

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

而得行之而慊

說文慊不滿也又慊苦篋切

雖天其誰

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

咀子與切嚼疾嚼切無

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

虵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

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

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

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

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伉儷敵也。伉務苦浪切一作能

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

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入罕由而通焉不違

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

中丞崔公時崔能為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

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一作饋日以侯食日

命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漢書司馬遷貫

穿上千載間數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

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

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

之說者楊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

而木舌駕楊君固其徒歟宗元以為太學立

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

子師書命夔典樂教胄子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

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周禮秋官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

焉皆用儒先先猶言先生也漢有鄧先而楊君之道未列

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
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
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
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
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
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
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
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

而至於此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
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
非其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
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
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
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
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
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公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

不自料而序秀才即謂此也公
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

一

交州

交州在廣之南唐時隸安南通天竺道
南海番禺合浦交趾皆其所屬郡也

多南金

金華見於南者為良故稱南金張
珠璣

說文珠不圓者
為璣

璫

異物志云璫瑁如龜生
南海大者如簾篠背上

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
煑其鱗如柔皮

璫

瑁

音代瑁音昧

象犀皆奇

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

發於紛葩瓌麗

紛葩謂草木說文葩華也瑰
麗謂南金珠璣之類麗美也

葩披巴切
瓌姑回切

而罕鍾乎人

鍾當

今廖生剛健

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中一作內為

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

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

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

不謂之恒人也一作矣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

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公嘗

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余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皆謂此

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

者疑卽其人也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

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史記老子傳世之學

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者豈謂是耶余觀老子

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楊墨申

商揚朱墨翟申刑名縱橫之說漢藝文志九流則刑名縱

橫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

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

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

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

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一有而字悉取向

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

咸伸其所長而黜其竒衰竒衰不正也要之

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

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

意乎古之守雌者老聃云知其雄守其雌為

天下谷○守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

一本作存雄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為

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

營道漢縣名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屬零陵郡觀九疑

谿皆相似故下灘水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曰九疑也

灘力支切漢書作離字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

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豐隆

雲師楚詞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愬蜚廉呂氏春秋曰蜚廉風伯名又張揖曰

蜚廉風伯字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傳所謂學以為已者論語古之學者為已是果有其人

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公生於代宗大曆八年

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

詞科為集賢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

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遊鄉黨入太

遷禮部員外郎是為三十二年

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

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

謂學而為已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憲宗

公以附王叔文出為邵州刺史十刺柳州元和

一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載

十年正月始召公至京師所見學者益稀少

三月復出為柳州刺史

常以為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

伯來景作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群子

昔之為文章者畢貫統畢一作必言未嘗詖孟辭

知其所蔽詖險行未嘗怪其居室愔然不欲

出門愔靜也其見人惏惏而肅惏惏和貌召之

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

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

為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

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行不苟之居

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

逐祿貶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即
 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克乎已一有居
 或以匱一有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克為
 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
 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游民閑民無職事者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
 假浮屠之形以為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慈者
 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為放以故為文章浮屠

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

者獨不然處其伍伍曹伍也介然不踰節交於物

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

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

灌手雖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

為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

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公有道州

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禹錫亦有送僧方及南謁柳員

外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及至出械中詩一篇以既予其詞甚富留一歲觀其行

結矩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以館焉而夫豈貸
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詞蓋謂此也
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
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集有送浮屠大暢序云文暢喜
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
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
君宗元為之詩然公之詩今無
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
意與公此
序同時作

昔之桑門上首

桑門沙門也表宏云沙門漢
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

無為也東漢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請相國曰
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

之盛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支遁

字道林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
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許詢支遁

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
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

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
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

意道安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
道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

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遠灑師東晉釋
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遠灑師慧遠也

住廬山廬山記云遠法師迭陶元亮休上人
陸脩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

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書謝靈運孫超宗隨
父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惠休道人來往又文

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昭明遠詩相
接意明遠亦當時與之游從者
其所與游

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

解並見上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

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暢者道源生知善根

宿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蓋三

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

錫逾紀紀十二年也而秦人蒙利者益衆秦謂長安雲

代之間雲代二州名有靈山焉靈山即謂五臺也

與笠乾鷲嶺笠乾鷲嶺二山名角立相望而往解脫

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寶作禮大

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陟垂音

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與音預脫去穢累超詣

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貞元十八年顧少連

為吏部侍郎吏部乃天官也夏官韓公韓臯為兵部侍郎廷尉鄭

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無劉公二字有安石之德

逸少之高一有習字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

其道風佇立瞻望詩佇立以泣懼徃而不返也吾

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

而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

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

聖人之教尊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比次也薄

必切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

蔑衣緘之贈釋典有衣緘委財施之會不顧

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迫躅躅厨玉切

迥一作迴偉長德璉之述偉長德璉魏志云文

帝為五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

偉長汝南應瑒字德璉並見友善○璉音輦
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志

耳。見襄二十七年左傳。一作而知鄭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重巽居永州龍

興寺公嘗有齋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韻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

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一作學求其道積

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即永州也

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

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則無

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

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論一作諭推而大之逾萬

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

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

辯群有之夥齊謂多為夥胡可切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

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

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

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

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鄭中

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綱也舊史綱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

杜黃裳同洎孟常州孟簡字幾道元和中拜

秉國政常州刺史晚路殊躁急依佛過甚為時中書

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

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

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柳公綽拜御史中丞

南觀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

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

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况若吾

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和胡由大人之倡

洞庭之南竟南海竟一作競其土汪汪也土一作土求

道者多半天下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一作

馬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群蟄之有雷月

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不可止也於是書

以為異上入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

皆平平惟送僧浩初一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

與浮圖遊訾毀也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

音紫

礎為湖南從事元和六年退之又寓書罪余時

年請告省其父東都謂送元十

之官東都今韓且曰見送元生序八山人序

集逸此書矣不斥浮圖浮圖誠不可斥者徃徃與易論語

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爽一作盡不與孔子異

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

申韓皆有取焉揚子曰莊周蕩而不法墨晏

揚子嘗取之矣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

○皆一作亦惟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

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史記飛廉生惡來多

秦之大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王闔廬之

盜也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非所謂去名求

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

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

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

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

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韞音蘊吾之所以嗜浮

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

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愛一作受不爭能樂山水

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

為務以相軋也

組綬屬所以繫印軋乙甲切

則舍是其焉

從

焉於切

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

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

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

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

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

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

寓退之視何如也

釋教戾於吾儒故退之力排之其序文暢也嘆息當

時諸公所序之詩不告以聖人之道而徒舉
 浮屠之說至子厚序文暢則極道其美且欲
 統合儒釋而一之序元嵩序浩初亦無拒絕
 子厚不害為忠恕也然有一說仕於戰國者
 尊王道不得不嚴生暴秦之後言仁政者不
 得不切貞元元和間此何等時耶以人主而
 感西域之教大臣和之當此之時扶吾道不
 得不堅嫉異端不得不甚此退之所以欲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庶
 幾大迷者小悟也子厚反因其徒而深之其
 如抱薪救火何

送元嵩南遊詩

并引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
 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

繇是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膏中猶煎煉然開士元暘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總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荅雅聞予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隳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

冽今痛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
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
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
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
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無
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
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
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

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
無為理儒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
士何人不解解珠纓

送元暲師序

序云元暲持劉禹錫詩引來今故附禹錫詩引

于此篇前○暲古老切又音皓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

言未嘗不讐

讐猶中也

元暲師居武陵

武陵鼎州

有年

歎矣與劉遊久且暲持其詩與引而來

劉夢得與

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鼎州余視之
公永州元暲時自鼎來永○暲音匿

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

觀世之爲釋者

世字或作近世二字

或不知其道則去

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

粗七胡切

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上

無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異終其心勤

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

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

蕩誕慢詭者

詭多言貌戈支切

雖爲其道而好違其

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嵩

陶氏子

元暉本丹陽人

其上為通侯

通侯本徹侯避武帝諱改為通

侯陶侃事晉封長沙郡公是為通侯也

為高士

侃曾孫潛東晉末棄官不仕

為儒先

一有生字資其儒

資其儒

資一作見

故不敢忘孝

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

而從吾也觀其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

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

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

者

謂流入中國也

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

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

經一作道

莫極乎涅槃

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
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
妄取空語而脫畧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
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
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
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
悅三觀之理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

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之爲
廣菩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者之爲空蕩而
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
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
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
桂林卽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
被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文郁師公之族序云挾
海沂江獨行山水間蓋

公時在永州而師
來也○序一作引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

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

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

讀孔氏書為詩誦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

事矣事一作士又遁而之釋背笈篋笈負書箱及業切懷

筆牘說文牘書版也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間條條然

模狀物態搜伺隱隙隙阨塞也與隙同登高遠望悽

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程謂

法式也已則披緇艾緇艾衣如艾色也茹蒿芹志終其

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
煩拏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
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
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
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
退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
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

狷以離偶

狷古顯古
縣二切

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

一也或有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

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
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
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
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
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旣
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觀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于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

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

顧復之恩

詩顧我復我顧旋視復反復

退懷省侍之禮懇

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

右司貞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

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

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

前送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之意同

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

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歟誨于生靈

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

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是將心歸空無捨

後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

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僖三十三年左傳秦人伐晉及滑鄭

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

犒師注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

人必有之魯侯之贈後吳鼎魯襄公十九年左

以先之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

晉六卿于蒲圃贈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

夢壽之鼎注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

為名古之獻物者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

之今餞詩之重皆眾吳鼎也眾一作後故乘韋之

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東吳韻藻
鵬牧齋梓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記官署

監祭使壁記

注具本篇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上篇之文禮是謂俎豆牲牛之屬

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

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周禮祭僕

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

百官之戒具既祭率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
勞之誅其不敬者戒具牲物漢以侍御史監祠
漢百官志

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唐開元禮明

一人監威儀有遺失則劾奏之

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

官有不如儀者以聞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

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泣其

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肅宗上元二

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興元元年

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

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

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

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

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禮記法施於民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不肅

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

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

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

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唐志光祿卿一

人凡祭祀省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

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左氏云南

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徃簡謂簡策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

之饌粢盛音咨成必實於庖厨鐘鼓笙竽琴瑟

擊之樂書戛擊鳴球注戛擊即祝篥篥綴兆

之數釋名所以懸鼓者橫曰篥縱曰篥禮記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綴謂舞者行列相

也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必具於庭內樽彝壘

洗上音雷下音薜俎豆醎竿之器醎竿鬱鬯罇又玉爵名○醎音盞竿

音賈又音駕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

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役一作及咸引數其

實

引數一本
作列若

本

設筮朴于堂下以修官刑

書鞭
作官

刑

而群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

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

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

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

瘞亦埋也
燔音煩燎

音了瘞
於例切

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

物

飭整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一曰祀貢注祀貢犧牲包茅之屬

以時登

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

之節

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
毛之望祀各以方之色牲毛之取

純毛也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三宮御廩之

稷牛唯具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實桓十四年穀梁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三宮夫

人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

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舊史云貞元

月監察御史崔遠入臺近不練故事違式流崖州十二月監察御史韓愈李方叔皆得罪

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

錫禹錫亦拜監察御史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

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冝于時者必復于上

章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是職者若

千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

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

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注四學謂四

郊之虞庠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書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也今

云祭統誤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

之位焉

東漢志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

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釋之學

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云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

義也合之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

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

大戴禮保傳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

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賈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賈誼

舉大戴禮保傳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長少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

官也學禮曰云云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曰為大

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

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

門置助教二十人

北史劉芳傳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

置學古之四學本在四郊至隋氏始隸于國

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

人貞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

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舊史志四

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為生者胄音趙

及庶士庶人之子為俊士者舊史又云若庶人之子為俊士

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使執其

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

職佐博士以掌鼓篋學記入學鼓篋孫其

業也榎楚二物收其威也注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檟也楚荆也二者所

以朴捷犯禮者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

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杪木末也杪音眇升於禮部

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

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

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舊史賀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

博士遷太常博士改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太子賓客授秘書監

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
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

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
林學士左散騎常侍
舊制以拾遺為八品

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

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

專名譽好文章者咸耻為學官至是河東柳

立始以前進士貞元十年求署茲職天水武

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

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於

方輿公方輿公諱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
正尚書右丞方輿公蓋公之八世祖

○一本無於與武公同升於禮部貞元九年

方輿公四字與武公同升於禮部公與儒衡

同舉進士○一與歐陽同志於文四門助教

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武功縣屬京兆序

言貞元十五年丞

廳壁壞官署舊記皆逸後三年

陳南仲居是官乃因其族子存

持地圖求為記蓋十八年也公時為藍田尉

殷頌曰邦畿千里商頌玄周制千里之內曰

甸服王制千里之內曰甸穀梁謂之寰內諸

侯為王內臣

隱元年穀梁傳祭伯來褒內諸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

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

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

二十有三縣

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

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興長安新豐南鄭華陰藍田鄠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

陽雲陽三原宜居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三縣唐初改為雍州而縣之廢置亦不

幅員之廣其猶古也詩商頌幅員既長縣

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

唐制畿縣丞二

人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

丞謂佐也秦漢

有丞相

漢表丞相秦官有左右高祖置一丞相後更名相國

今尚書有

左右丞唐制尚書省令一員左右丞各一員御史中丞至于九

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小

大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

稷封有豳之地豳后稷所封之地周紀所謂封棄于邠是也豳與邠同音

胎秦作四十一縣豳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

焉漢志右扶風有豳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而為一故武功為甸內縣最大蓋嘗

為稷州已而復縣武德三年以武功好時蓋屋扶風四縣置稷州蓋因

后稷所封為名貞觀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其

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周禮大司徒辨其山

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注土高其植

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日衍詩生民藿菽

物豐暢茂遂其秬秠藿菽之宜詩生民藿菽

旃又曰談降嘉種維秬維秠注荏菽戎豆秬黑黍秠一稗三米○秬音巨秠音丕藿胡各

切其人善樹藝孟子子后稷教民其俗有禮讓

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上之所云秬秠藿菽

文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

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

穎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

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

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

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漢高

五年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與曰秦民爵五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七大夫公

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今天子崇武念功與

七大夫公乘爵第八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

為丞於是而又識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

可度哉一作吾庸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縣屬京兆府

盪音舟
厓音室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

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唐自天寶亂後

兵政紊蕩肅宗時京畿之西以神策軍鎮之皆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畿內皆恃勢凌暴

民間苦之此公謂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肅宗

乾元元年至德宗建中四年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原反犯

京師德宗如奉天西京師德宗如奉天西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

荒棟宇傾圮圮毀也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

由是縣之聯事周禮祭祀之聯事賓客離散

而不屬屬連也凡其官僚罕或覲見及是主

簿某病之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庫既成學

校既修取其餘財以構斯堂其上棟易上棟下宇以

避風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謂

曰列楹齊同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

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

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可以

為食本月權其贏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茲

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正位秩之叙禮

儀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筵席肅莊

樽俎靜嘉

一作籩豆靜嘉

燔炮烹飴

炮與包同飴與飴同音稔

益

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

曰惟禮食之來古也

晉語悼公使魏絳反役與之禮食

今京

師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

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離而今之合

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肅焉而莊衍焉而和

羣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

其馨香醉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

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

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

者德宗時置東都畿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為之建中間又以御史中丞一員為理

使故兼御史中丞為使者不一嘗自開元初
 考之至正元二十年間其有兼中丞為節度
 使者曰楊國忠曰令狐彰曰宗正卿琬曰盧
 羣有為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華有為團
 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為節度
 觀察使者曰張獻恭有為觀察使者曰杜亞
 曰衛晏曰楊頊有為都團練使者曰吳希光
 曰張愔有為經畧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
 有為冊南詔使者曰袁滋有為節度留後者
 曰田悅明皇幸蜀有為置頓閣道使者曰韋
 諤曰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為
 中丞出為使者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
 黜陟官吏又有兼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為其
 節度或為轉運度支益鐵或為防禦諸使
 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書
 遠能固王畧左氏侵敗王齊風俗和關石大

邇能

固王畧

左氏侵敗王畧畧封境也

齊風俗和關石大

者戡復于内

戡音堪

拓定于外

拓音託

皆得以壯

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

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

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

公以厚德在位

貞元二十年武元衡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

甚

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

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

具遂命其屬書之

公時為監察御史故云其屬

且曰由其

號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舉天下四方

之所達為驛千六百三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

內者也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

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

關

一作入

則皆重足錯轂

錯交錯重平聲

以聽有司

之命徵令賜予

徵召也

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

服

王制去千里曰甸服

而後按行成列

行乎剛切

以就諸侯

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

至于渭南

萬年渭南皆屬京兆府

其驛六其蔽曰華州

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

潼關在華陰華陰櫟

陽屬華州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

而南至于藍田

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於渭藍田京兆府縣

其驛

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

屋

長安屬京兆府盩屋初屬京兆後屬鳳翔府盩音舟屋音至

其驛十有

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

于好時

武功好時皆京兆府縣○時音止

其驛三其蔽曰鳳

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

渭水出京

兆華原京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

至于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邠州

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

東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

館者周語司里不授館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

數傳今之驛也傳吏謂驛吏縣吏執牘而書

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

禮周禮置有寓望注境界之人無曠於日而春

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按諸韻

字當作鯨於據切

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

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

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

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

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

驛使

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

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

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

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

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

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御史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

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也廣州即嶺南

府部州以十數部猶管也其大小之戎大戎小戎皆兵車也

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又曰小戎伐收五檠

梁翰元戎所乘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

戎之小號令之用作號令一字則聽于節度使焉其

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西

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環水而國以百

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嶺南節度兼內之幅

負萬里商頌幅負既長以執秩僖七年左

傳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名吳語

曰擁鐸拱稽注云拱執也稽計兵名籍也

本作為以就執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所謂

秩拱玉稽

管羈縻州一本以譯言贄寶歲帥貢職合一

使之重合下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周官

五禮吉凶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詩

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注牛羊豕為牲繫養

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饗熟食也餼饋餉也

上音邕嘉樂好禮左傳嘉樂以同遠合疏軍

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詩出車以勞旋以羣

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闕階序開闕也爾雅闕

牆謂之序音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

棟一作棗屋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

音研 闕古巷切 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 棟芒庚切 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

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

八年十二月以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摠為嶺南節度使且專二使增德

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

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

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

東隅與庠側爾雅西南隅謂之奧庭廡下陋一作漏日未

及晡日加申時曰晡○晡音逋一作日未及晷則赫炎當目汗眩

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

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

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
 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
 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
 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
 師輿是供也輿衆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
 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
 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
 新堂幢牙茸燾幢幢牙牙旗燾羽幢○幢金
 節折羽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旆旗旗旒周禮

可東卷二十六
 二六
 齊美堂

軍吏載旗百官載旗又曰熊虎為旗鳥隼為
煥全羽為燧析羽為旌○燧音遂旂一作旂

咸飾于下鼓以鼗晉鼓音金以鐸鏡周禮夏

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
鼓人曰以賁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

鏡止鼓以金鐸通鼓注大鼓謂之賁長入尺
晉鼓長六尺六寸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為

擊以此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群僚將校士

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卉芻皆蠻夷所服書
卉芻皆蠻夷所服書

氈類織毛為之芻西胡毳有若胡夷蠻蠻
今氈及氍毹之類○芻音計

夷曰蚤睢盱就列者睢盱張目貌字林睢仰
音誕

千人以上劔鼎體節劔節謂支節劔音刑燔

炮戠炙戠大鬻也炙炙肉上羽鱗豕牙之物

沉泛醞盎之齊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沉二曰醞三曰盎四曰齊五曰

日沈齊注云泛者泛泛然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醞者色紅赤又云沉者成而滓沉○醞

他禮切盎於浪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謂七

九功舞服夷之伎唐有西京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疎勒伎康國伎

類之撰擊吹鼓之音撰先結切亦飛騰幻怪之

容幻怪如魚龍曼延眩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

以叙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嶺南

節度兼五府討擊使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

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

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

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宣二年左傳宋華元禦楚師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漢霍去病為侍

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齋數猶克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色

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

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

不獲乃刻于茲石云

邠寧進奏院記

作之年月具見本篇

凡諸侯述職之禮

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必

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會計為

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

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

邸一本作邸同朝宿之舍在京師者請才

性切漢律春曰朝秋曰請

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

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帝宅位十一

載悼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群臣

以朗寧王張公為能

張獻甫

俾其建節剖符守

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

乃新斯院弘我舊制一本作規高其閤闕壯其門

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

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

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

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賁

奉章而上謁賁音奔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

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

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

必獲歷閭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內外

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間楚詞云羗兮來歸君無上天此虎豹九關

啄言下人些注天門九轅門十舍而如近斯

乃軍府之要樞一作會邠寧之能政也邠一作惟

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畧特出大志高邁

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一作搏敵西陲而

戎虜伏息獻甫至鎮斷山峻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

兵詔可獻甫遣兵馬使魏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茂功溢于

太常茂一作戎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

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
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
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

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
礪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礪本梓
州鹽亭縣人

牧于梁

書華陽黑水惟梁
州梁即山南西道

五

年

自貞元十六年至
二十一年為五年

嗣天子

貞元二十一年
順宗即位改元

貞元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

漢書循吏傳二千
石有治理効輒以

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一本舉字作用

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

理行就加禮部尚書

新舊傳皆不載

是年四

月使中謁者

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掌以闈人為

之來錫公命

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謂禮部尚書之命賓

僚吏屬將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

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

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

西一作四

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

密一作私願刻巖石或無公字

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

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

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之二無字曰吾

嘗為興州用其土人之故上一無字吾能知之自

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

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

若蹈利刃盛秋水潦郎到切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秋

雨雪于冬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踣僵也音匐又

匹候切藉慈夜切下同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

馬牛群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餽夫畢力說文云野饋曰

餽音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

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作而一可以導江

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

子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

備器用即山僦功僦即又切由是轉巨石什大木

焚以炎火沃以食醢馨兮切摧其堅剛化為灰

燼畚鍤之下畚音本鍤側洽切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

舉縣元和中和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醢以碎之通溝以饋成

州戍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

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上他端切下音旱一作水怒

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䟽導江

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

既會既遠澹為安流澹一作淡烝徒謳歌詩烝徒

也衆枕卧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

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至其大願又不可

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

甚殫音單饑饉昏札昭十九年左傳札瘥天昏

僅音死徒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

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

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

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音續增石爲

防膏我稻梁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

傳直旅忘其歸枉梁已成枉一人不履危若

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爲之不出四方之力

方一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且字下

字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

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

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

同有卷三十六
三十一
京集卷

功濟物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

重故有障大澤

昭元年左傳臺駘宣汾洮障大澤顓帝嘉之封諸分川

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

一作焉禮記冥西門勤其官而水死

遺利史起與歎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

既名聞天下澤流後世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西門為鄴令有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

與群臣飲酒王祝曰魏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

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白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起為鄴令

圭壑隣孟子不與

孟子曰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公能夷為壑今吾子以隣國為壑吾子過矣

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勤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屬桂

州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循而

習之為非

一作賢之興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

恒人猶且

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

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

功愚莫大於恠且誣

恠音吝

桂之中嶺而邑者

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盧遵

涿人公之內第也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閭之

其門人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

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餽饋者

餽許既切饋音匱欲迴其途故塞之一本迴字下遵作去聲二字

曰是非恠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思下有

以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群吏群字有吏叶

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謹舞里

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

一作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
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河東先生集卷二十六

河東先生集卷二十六



崇吳朝雲
編校書梓

長而不似
一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記亭池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

永貞元年

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此文

弘農公刺潭三年

楊憑字嗣仁號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

少卿為潭州刺史

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或作

丘陵林麓距其涯

說文云丘土之高者又云林屬於山則為麓爾雅云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牧垣島渚洲交其中

小垣

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渚說文云海中有山可依止曰渚○島爾雅云水

同坻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如環而決古

穴切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

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

晉史戴逵譙國為堂而居之而下一字堂成而

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艦今艦船後持擢處艦音檻

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

栢杉櫛杉櫛皆木名櫛似於葉被之菱芡芙

蕖也菱芡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

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

賓禮

謂為方鎮所辟也

貢之澤宮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

澤者所以擇士也注澤澤宮

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

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

書旁及莊文

謂莊子文子也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

莫

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

易謙受益

其樂

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

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

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

而已矣

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戴

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

居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

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

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

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

時中者歟禮記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於戴氏堂也見

公之德不可以不記之一有字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記公刺柳

州裴中丞行立作訾姓也音紫又即移切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

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驚遠音驚馳也

不陵危環山洄江洄逆流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

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

山發地峭堅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灘水署州署也

○灘灘水出零陵灘音離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

山川越人謂山銳而高曰嶠渠妙切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

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

蒞茲邦裴行立元和十二年徙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暮年政成

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

慶于下元和十二年冬十月克淮乃合僚吏

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悠一作攸悼前之遺於是厚

貨居氓移于間壤伐惡木荆奥草荆斫也扶刀切前

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

氣莊子乘雲氣御飛龍萬山面內重江東隘鳥懈切亦作阨聯

嵐含輝嵐盧含切旋視具宜常所未覩倏然牙見

倏走也。倏音互。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

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

周禮夜考諸極星

南為燕亭

延宇垂阿步簷更衣

司馬相如賦步櫪周流步櫪者言其下可以行

步櫪今之步廊櫪與簷同

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

里左浮飛閣右列間館比舟為梁

比聯與波也

昇降苞灘山涵龍宮

涵一作含昔之所大蓄在亭

內亭一作廷日出扶桑

淮南子曰出于暘谷拂于扶桑扶桑東夷地名雲

飛蒼梧

蒼梧山名在今梧州

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

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

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

班固西都賦鮮顥氣之清

英音顯音日音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安期羨門古仙人也

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史記始皇之碣石燕人盧生求羨門接於物外

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

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

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

者後得以為己功未有直治城挾闐闐上音環下音

音潰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

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舉

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

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上姑

回切下音灌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

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

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籍或作籍籍謂記也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

以面勢面勢謂方面形勢事本周禮無樽櫨節枕之華樽櫨

也櫨柱上跗也語山節藻枕注節者櫨刻鏤為山枕者榑上楹畫為藻文○樽音薄櫨音

盧枕音拙不斲椽不翦茨斲音卓茨音慈不列墻以白雲

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

桓二年左傳

是山峯然起於莽蒼之中

莊子逍遙遊篇適莽蒼者三殫而返

莽蒼草野之色竝作上聲

峯謂突出也○峯慈郵切馳奔雲轟轟直也初六切

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

蟠音盤

首注大溪諸山

來朝勢若星拱

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蒼翠詭狀

綺綰繡錯蓋天鐘秀於是 unlimited 於遐裔也然

以壤接荒服

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常故曰荒服言此以見邕

州遐

俗叅夷徼境也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

謂周穆王

駕八駿之乘肆意遠遊宿于崑崙之阿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而不至此也昭十二

年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謝公之履齒不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謂謝安放情丘壑而不及此也謝安傳聞

及謝元已破符堅不覺履齒之折南史謝靈運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巖徑蕭條登探

者以為嘆歲在辛卯元和六年我仲兄以方牧之

命試于是邦公從兄名寬字存諒公嘗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謂

也此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

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槩廼塗

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說文暨仰塗也音洎作我攸宇於是

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

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

椒而登焉

離騷駢椒丘且焉止息椒山顛也

於是手揮絲桐

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

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

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王羲之嘗與同志宴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序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

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公貶永州十年其州刺史見公

集者六元和元年刺史韋公見
賀改元表二三年刺史馮公見

修淨土院記五年以前刺史崔
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及墓誌後

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
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見湘

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所謂韋
公蓋在七八年間者也見上嶺

南鄭相公啓及
黃溪祈雨詩

將為穹谷嵯巖嵯五男五淵池於郊邑之中

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

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

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

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九疑山名在零陵麓山足也其

始度土者書惟荒度土功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

草作于一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

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

為穢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

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

瀏如瀏水清貌音溜又音溜柳既焚既醜山宜切奇勢迭出

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

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

或跪或立或什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
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
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
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

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譙門謂門
上爲高樓以望也樓亦名之爲譙故謂美麗

高樓爲麗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

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
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
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

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
 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
 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
 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于屋漏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一作措諸壁編以為二千
 石措法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公名能公嘗作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

史御史中丞崔來蒞永州間日間一作百登城北

公即崔能也

墉墉垣也

臨于荒野藂翳之隙

藂聚也與叢字同俗作藂○翳

一計切

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

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側以入縣谷跨谿

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闐

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虛加切搜其根

則蹄股交峙

股一作肱

環行卒愕

上七沒切下音諤○一作愕目

疑若搏噬於是剗闢朽壤翦焚榛蕞

蕞荒蕪也於廢

切與穢字同

决澮溝導伏流散為踈林咽為清池

寥廓泓渟

上烏宏切下音亭

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

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

亭之西石若掖分掖肘掖臂下也可以眺望其上青

壁斗絕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

乎攢巒攢當作巒巒在官切巒小山貌巒小山與山而銳也

無窮明日州邑耆老年八十曰耆雜然而至曰吾

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尤齒鯢尤黑齒也詩黃髮鯢齒注鯢

齒壽徵鯢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

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

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耆老

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

公嘗六為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作贏然而有道

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

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

三百五十斛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

石君孝景時以石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

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且號奮為萬石君我

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易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

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永州縣公在永州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

詩彼汾沮洳沮洳陷隰地也。沮將預切。如人恕切。

羣畜食焉牆

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

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

潭部謂湖南觀

察使假湘源令

湘源縣屬永州

會零陵政尤賦擾民訟

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

歌逋租匿役暮月辦理

辨音

宿蠹藏奸披露

首服

首音

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

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馨鼓之召

周禮以馨

馨音臯鼓鼓役事

雞豚糗醕

上丘救去九二切下司呂切

得及宗

族州牧尚焉旁邑倣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

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

澹音淡

乃發牆藩

驅羣畜決䟽沮如搜剔山麓音鹿萬石如林積

坳為池也坳地窾下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

瓏璽蕭條瓏音籠璽音零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

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

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

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

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

饗竝房室名。饗於恭切。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

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

裨謚謀野而獲

襄○十一年左氏裨謚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謚

鄭大夫也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謚音忱

宓子

彈琴而理

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

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亂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

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

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

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

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

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東吳郭雲
鵬校壽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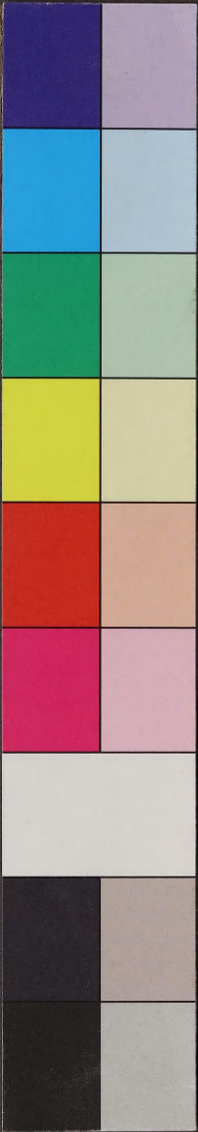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18902

一九 年 月 日





上海圖書館藏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